

龜途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Captain speaking. We expect to land at Seymo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20 minutes. The local time now is 13:13 and the ground temperature is 30 degree Celsius.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us, I do hope you have enjoyed your flight, thank you.」

低沈富磁性的嗓音自頭頂撒下，我因興奮而顫抖的身子不自主地貼近機窗看。若不是轟隆的引擎聲持續提醒，否則下方緩步貼近的島嶼，像極了坐在電腦螢幕前因食指滑動滾輪而不斷放大的 Google earth。

對我來說，厄瓜多、美國與阿根廷之間的關聯，一如台灣、日本與馬來西亞，差別在一個是即將踏實的夢想，而另一個則是童年的記憶，但不論何者，它們都是喬治所帶來的。

小學三年級的那個上午，我把黑板上發亮的圓形塑料磁鐵排成了喬治。黑色是他高聳的馬鞍型背甲，紅色是為了找尋夥伴、踏遍平塔島而磨破皮的四肢，頭部和長頸是覆滿淚水的藍色，但我遲遲無法決定眼睛該放哪種，因為磁鐵盒裡沒有孤獨的顏色。

某人亂告了密，讓遺失磁鐵的老師在等待午餐前的時間把我叫了出去。記得同學們全擠在教室窗口看我，而我正看著老師。即便如今已是個成人，但腦海中老師的身影依然巨大，我得把頭仰得像喬治一樣翹才行。

當時天空一片蔚藍，雖有幾隻龜狀雲朵飄過，但絲毫無減陽光的耀眼，那本是該讓人感到快樂的天氣，但老師的表情卻躲在影子的最深處，散發無止盡的冰冷。我看不清楚老師否正在生氣，就像我找不到適合孤獨的色彩。

老師說如果我真的喜歡，她可以再買新的磁鐵送我，但必須要先說出教室裡的藏去哪兒了。我什麼話都沒講，只是愣愣的望著與大家不同的方向。

放學後我告訴小瓜今天發生的事，可是他總擺出那副老樣子，不管我說什麼，從來不做任何表示，偶爾才會把放在遠方的眼睛轉來給我看一下，好像這個世界除了吃和打呵欠以外，沒有一件事值得激動，就算我開始哭了也一樣。

也許是童年矮小乾癯的身材，我經常是被欺負的對象，於是天真以為只要想办法長出和喬治一樣厚重的殼就不用怕了。直到透過書籍，了解烏龜的殼其實是身體的一部分，底下滿是神經、血管和結締組織，所以就算輕輕的撫摸也會有感覺後，我的確有些失望，不過還是想办法模仿，至少這會比什麼保護都沒有來得好。我會故意挑些比較寬大的衣服，然後多穿幾件，這樣當我碰到危險時，就可以把自己躲進衣服裡。

磁鐵被偷的隔天，平時欺負我慣了的人在操場旁的沙堆把我圍了起來，要我交出不見的磁鐵。在不斷搖頭否認偷竊下，他們便開始繞著我喊「小偷！小偷！你是小偷」。我尖吼著推倒了其中一個，眾人見狀就輪番抓起一把把沙子朝我丟。我想起了喬治，於是把自己躲進衣服裡，直到上課鐘聲響後好久，我還在裡頭，從那時起他們開始笑我是隻龜。

對於這綽號，我不感厭惡或委屈，反而覺得高興，這得感謝自然老師在課堂中提到登上加拉巴格群島的生物學家達爾文，以及他原先計畫研究島上雀鳥，卻沒想到最後轉而研究象龜，並經幾年的資料收集和整理後所提出的演化論。這得以解釋為什麼我一直覺得自己跟喬治很像，不喜歡說話，動作緩慢，碰到危險懂得把自己收起來，因為我們在億萬年前是同一物種。我一直沒有向誰透露這怪誕的想法，直到阿根廷來了以後。

阿根廷是馬來西亞人，當時的他因隨父親海事職業的關係頻繁四處遷移，以致雖是中學的年紀，卻尚未取得小學學歷，所以進到學校來補課。

阿根廷有副相較於我們來說明顯修長的脖子，加上一張總是微笑的臉以及下巴兩小撮鬍子，使我不禁聯想起也是滿臉笑容的阿根廷側頸龜，從此我幫他改名叫阿根廷。

記憶裡的阿根廷很安靜，幾乎不太說話，也許是中文不好，他說話時總是得把嘴巴形狀反覆調整好後才吐出一個字來，講一句話的時間喬治已經可以走上好幾步。

起先眾人出於好奇，所以會主動圍在他旁邊問上許多問題，但他經常是搖著頭說「不懂」，有時還會不小心講出幾句馬來西亞語。時間一久，人們失去等待回話的耐性，加上不久後又有一位來自國外的新同學轉到班上，阿根廷便失去了原有的關注目光。

卡羅萊納是日僑，他到來的原因竟巧合的與阿根廷相同—隨父親工作而來。他有一對聰明的尖眼睛與一片特別潔白的膚色。見到他的當下，我想著假使自己可以和水龜一樣每年換一次新背甲，應該也沒辦法把身上的皮膚換成與他同樣的色階。

卡羅萊納除了日語以外，中文也很流利，有時候甚至能講上幾句英語，除外，他還能跳幾支短暫的芭蕾舞。如此多才多藝的人，自然成為班上的新焦點，甚至幾次的學校活動，都是由他直接代表班上演出。

排除外顯特質，我想大家喜愛他的最主要原因，是卡羅萊納總有一些讓我們羨慕的東西，例如一台金屬製的黑色方形全自動削鉛筆機，不需插電，只要把鉛筆往洞裡一送，聽上幾秒削磨聲後，閃著黑色光芒的尖銳鉛筆就出現了，這讓已經少用木頭鉛筆的同學們都故意買上一隻來圍在他身邊搶用。

這位新同學受歡迎的程度，不輸在水族館裡被人搶著圍觀、全身白底黑點、背甲有著金色同心圓紋路的卡羅萊納鑽紋龜，這也就是我為他取名的緣由。

圖書室是我每天離校前必去的地方。濃厚的書卷味、規律的風扇聲、舒適的絨地毯、輕軟的念誦音，彼此交織建構出一個讓我感到安全的環境，一個巨碩的龜甲。

出於對新同學的好奇，所以打算到圖書室看看有無介紹馬來西亞和日本的書籍。因為記性差，我習慣不斷複誦要做的事，結果讓那群喊我烏龜的人聽見，便再次把我圍了起來。我緊張著想鑽出人牆時，他們猛然放開攔住的手，使我整身往洗石子地板摔下去，膝蓋和手掌磨破些許，我忍著疼痛憋住淚水。沒有預期的反應，他們將我翻成仰姿並直接坐在我身上，那重量壓得我和倒覆的龜一樣危險，因為龜的肺在背甲的上方，翻轉會讓其他器官壓到肺而不能呼吸，如果沒有儘速復正就會窒息死亡。

「不·准·欺·負·他！」

在我即將喘不過氣時，坐在身上的人突然跳開，我伸出眼睛看，是阿根廷來了。他拉長著脖子鼓脹著臉，像隻正在威嚇的龜那樣張嘴發出哧哧的噴氣聲，然後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孤立如此之久，我仍有獲救的可能，那麼喬治呢？在平塔島上活了百年之久，面對凹凸不平的火山地形，他應該也會有不小心的時候，那麼是誰幫他翻身的？絕對不會是鬣蜥、企鵝、海狗或雀鳥，那會是加拉巴哥群島上其他亞種的象龜游泳來救嗎？好像也不太合理，因為他們的指間沒有適合游泳的蹼，頂多只會因身體儲存的脂肪而漂浮，況且島和島的距離不近，是不太可能聽見喬治翻倒後的呼救聲。好吧，也許是喬治知道島上剩下自己，所以一直以來都只挑平坦的路走，那樣就不會翻倒了，而我，在花了很多年的嘗試後，才懂得了什麼是平坦的路。

當天回家的路上，我和阿根廷安靜的走上了一段，直到在彼此要分開前的岔路口，我從口袋掏出一盒愛心媽媽私下偷塞給我的森永牛奶糖，小心翼翼地從四邊磨舊的黃色外盒撿出一顆塞到阿根廷的手心。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後給我一個大大的笑臉，接著折開包裝紙把牛奶糖吃下，並在嚼了幾口後拿出水壺喝水。那是他的習慣，不管吃什麼東西都要伴水，就像隻水龜一樣，因口腔構造的關係，導致只能在水中才可以吞嚥食物。是啊！他和阿根廷側頸龜絕對有著同樣的祖先。

我和阿根廷並沒有因為這件事而增多了語言上的互動，反倒是會開始靜靜地陪在對方身旁，有時是他在座位上一字一字的努力朗讀課文，我在旁邊練習模仿小瓜的眼神；有時候是我到圖書館借烏龜圖鑑，他在外頭的走廊等我出來一起靜默的走回家。

我為這樣簡單平和的日子感到滿足，但卡羅萊納卻不這麼想，大概是我們從不像眾人那樣一天到晚圍著他。所以當他拿著那台黑色的自動削鉛筆機到我們面前問要不要試看看時，阿根廷用喬治走五步的時間說不用，而我則是一逕的把眼睛望向平塔島的方向去，結果卡羅萊納的表情變得難堪又憤怒，最後「呔！」的一聲掉頭走開。

漸漸的，不管是上什麼課，只要有分組活動，是不會有人想找我和阿根廷，但卡羅萊納總有一堆人需要用猜拳來搶。我覺得卡羅萊納好厲害，雖然都是從國外來的轉學生，但他沒有像阿根廷那樣遭到冷落，反而很快就成為紅人，這大概是他跟鑽紋龜有著相同的祖先吧。

鑽紋龜是唯一分佈在沿海汽水區的龜種，能承受水中不斷變換的鹽度，這樣厲害的環境適應能力也在卡羅萊納身上看見。

雖然我覺得沒人找很好，可以不用強迫自己和人講話，但老師總是會把我和阿根廷塞到人數不夠組別去，而那一組的人就會一整節都臭著臉。

在一次美勞課裡，我不小心拿到旁邊同學的彩色筆，結果他用力捶打我的手，然後一邊彎身撿彩色筆，一邊哭著說：「完蛋了完蛋了，被雜種碰到了，和彥會要大家別跟我玩。」

我知道原生種與外來種是自然老師再提達爾文的研究後說的。老師解釋著演化論指出地球物種能發展出如此多元，是大自然考驗下的結果，那些在試煉中失敗的就慢慢消逝，接著又補充，今天地球上的動物仍持續消失中，且有越來越快的現象，但完全不是因為大自然的關係，而是外來種的影響，我想喬治就是最具代表的受害者。

十六世紀的平塔島上，原本有著為數眾多的加拉巴哥象龜，但捕鯨船與海盜入侵，船員除了將他們充當食物外，還帶來了山羊放養，沒想到繁衍速度極快的羊群搶盡了島上的食物，造成象龜族群數量銳減。雖然人們試著從鄰近的伊莎貝拉島找來基因相近的雌龜，打算復振這個物種，但最終依然沒辦法挽救喬治一族的滅絕。

「老師，雜種是什麼？」下課前有人邊笑邊看著我提出這個問題。老師答覆正確的名稱應該是雜交種，指兩種分類上相近的動物進行交配後生出來的生命，例如老虎跟獅子會生出獅虎或虎獅。

當時的我無法理解卡羅萊納為何如此要脅眾人，也不懂大家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和阿根廷。如果說阿根廷因為是外來種所以被討厭，那卡羅萊納不也是嗎？難道是因為阿根廷沒有那些讓人羨慕的東西？另一個問題是，我為什麼被分類到雜種？演化論中我的位置應該是原生種呀！想不出答案只好跑去問小瓜，結果他白了我一眼，然後伸了伸手腳，擺出最慵懶舒服的姿勢，閉上眼睛享受太陽下山前的溫暖。

時間轉眼來到期末，學校慣例安排了學習成果發表會，照往年的規定，每個班都必須要出一項表演節目。毋庸置疑的，卡羅萊納一定會上場，另外再配幾個頭腦和動作比較靈活的人，像我這樣笨手笨腳的，永遠只有當觀眾的份，但這樣最適合我。然而誰也沒想到學校這次卻新增規則，要求每個人都必須出場，這讓後來的事情變得混亂。

表演節目是在班會決定的，一個因常駝背而被我稱為屋頂龜的同學提議詩歌朗誦，其他像是愛在手臂上繪製線條的地圖龜希望耍扯鈴，有著大鼻孔的豬鼻龜的說表演街舞，臉型扁寬的楓葉龜喊要合唱，體型壯碩的蘇卡達想要疊羅漢，沒事就喜歡做仰臥起坐的佛羅里達箱龜推花式跳繩。當大家吵成一團時，只有我和阿根廷搖頭表示沒意見。最後輪到卡羅萊納提出想法，在他簡短有力的論述下，演戲無異議成為表演項目，至於角色分配上，獲得勝利的烏龜成為卡羅萊納的囊中物，而總是不愛說話、動作緩慢的我卻被大家推去演兔子，甚至老師也鼓勵我嘗試看看。

我不懂龜兔賽跑這種已定型僵死的故事有何趣味？喬治的故事不是更好？喬治在 1971 年被發現，當時平塔島上同亞種的加拉巴哥象龜只剩下他而已，這應是 1835 年登上加拉巴哥群島的達爾文所無法想像的事，雖然 1994 年起保育團體開始執行伊莎貝拉計畫 - 獵殺山羊，好不容易把加拉巴哥象龜的棲息地收復。然而可惜的是，與此同時，受保育規定而無法到海邊捕捉海參的當地漁民，在積怨之下就隨意屠殺象龜，甚至刻意購入山羊放回去。儘管人們後來發現這些巨大的加拉巴哥象龜可以賺到比捉海參更高的觀光收入，可惜物種數量已經大幅減少，更別說有些亞種早已徹底消失了。

面對無法回復的錯誤結果，人們只說喬治「很幸運」了，躲過捕鯨船員和海盜，逃過山羊和漁民，最後還能從平塔島移到聖克魯茲島上的達爾文研究中心，在圍欄裡受嚴密的監看保護，可是，我們從未問過喬治的意願。

表演的前兩天，我們班到禮堂的舞台彩排。學校的舞台不大，約莫十公尺寬、五公尺深，腳踩的是一整面上透明漆的木地板，舞台前有垂掛的紅色布簾可以收拉，後面則是一面白牆，牆上貼了許許多多可愛的卡通昆蟲與花草。

彩排時我總是記不住台詞，不斷重來的結果是大家開始抱怨我，連老師看起來也都有點焦急。我不敢說自己需要不斷的複誦才會記住要說的，如果是默背就沒辦法。

「如果後天的表演因為我忘記台詞而得不到全年級冠軍，就要找人來教訓我」放學後卡羅萊納跑來兇狠的對我說。

「不·要·欺·負·人！」

「你少管閒事，連話都講不好了還想要保護這個雜種。」卡羅萊納立刻回罵阿根廷，然後指著我說：「對，雜種就是講你，因為大家都知道你沒有爸媽，那麼喜歡烏龜，搞不好就是龜蛋孵出來的。」

卡羅萊納一說完，阿根廷就開始不對勁了。他的手掌因為大力緊握的關係，指頭髮出了喀喀的聲音，兩隻手臂由下而上開始爬滿青筋，厚實的胸口快速起伏，彷彿是一條條浮凸的管子正不斷往心臟灌輸能量，然後又從心窩朝他頭上推進，通過喉嚨時脖子開始拉長變紅，之後臉頰跟著反覆鼓漲，平日的微笑沒了，最終剩下一張殘暴的臉。

我拉了拉阿根廷，他不但不理我，反倒推了我一把，一個重心不穩，我往後跌了下去，撞到教室後面佈告欄的木製邊框，我痛得流下了眼淚。聽到哭聲，阿根廷立刻回復到冷靜的模樣。他把我拉進懷裡，用手撥開頭髮看我撞傷的地方，然後一邊呼氣輕揉，一邊慢慢的講著對不起。一旁的卡羅萊納沒有上前，只是冷冷的說要記住他剛剛說的話，然後朝教室前門離去。

疼痛舒緩後，我把眼淚擦乾，拿起書包拉著阿根廷往回家的路走。但才離開校門不久，他說有東西忘在教室要去拿，不用等他回來，讓我自己先走。看他離去的背影，我第一次理解了喬治的孤獨感，而我不過是短短這一刻難受，喬治卻是在和最後一位同伴分開後獨活了四十年。

即使到了今天，我還是改不了傷心煩悶時就跑去找小瓜的習慣，但那次我聰明多了，沒有問他對雜種的想法，也沒有說卡羅萊納兇了自己，更沒有提到我第一次被瑪麗修女以外的人抱，我只是望著遠方，跟小瓜一起把眼睛擺在陽光落下的地方。

晚飯後我和瑪麗修女要了一張紙，在上頭畫了兩隻烏龜，一隻是正歪著脖子、面帶微笑看向上方的阿根廷側頸龜；一隻是四肢全收攏在殼裡，只從微開的上腹甲露出半張害羞表情的食蛇龜，就疊在阿根廷的背甲上。我打算把這張圖送給阿根廷。

繪圖完的當晚，我做了個夢。夢裡一個零星分佈矮灌木的原野出現在面前，左邊是逐漸爬高的山脈森林，最頂端是個正在冒煙的火山口，右邊則有一條平靜到好像不會流動的透綠河水。各類動物的聲音從四周傳來，但我看不見，大概是他們全躲在草堆和樹叢裡吧。天空中央很特別，可以同時看見太陽和月亮，還有幾顆零散的星星點綴在接近地面的邊緣處。這個世界好安靜，讓我第一次在洗澡以外的時間脫下身上厚重的衣服，然後躺在草地上看天空中各種動物雲。大概是太舒服了，所以我閉眼睡了一下。不久後，我感到有東西在碰自己，睜眼一看，我激動得翻起身來又叫又跳，是喬治，可惜四周沒有其他人可以讓我分享這個喜悅。喬治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更大，他把頭低下來靠近我的臉，用鼻尖輕點我的頭髮和臉頰，他大概是在確認我是不是同類朋友，我則伸出興奮而發抖的手去撫摸。喬治脖子的皮膚雖然粗糙可是很柔軟，身上的殼因為紋路的關係有些不平坦但還算滑溜，至於四肢因為鱗狀化的關係，摸起來有些刺刺的。喬治趴了下來，把頭垂在我坐下後的腳旁，我一邊輕觸他的頭，一邊跟他說話，還約定有天會去看他，喬治大概是聽懂了，抬起頭對我眨了眨眼。我想起黑板上的磁鐵，於是看向他的眼睛，說是灰黑色的，卻也像深藍色，有時更像墨綠色。不對，顏色一直在變，我揉了揉眼睛後貼近一看，才發現原來天上的星星全躲在裡面，結成了

一片光網，就像聖誕樹上的燈泡一樣，它們每一顆都不斷的在換顏色，有時是灰黑多了些，有時是藍色大勝，有時又全變成墨綠，其他顏色也會出現，但時間沒有那麼久。再仔細看，這些不斷變換的色塊有時看起來像鯊魚、有時像獅子、有時像老鷹、有時像黑金剛，這時我突然想起了達爾文老先生，然後在不自覺唸出「演化論」這三個字的同時，也醒在陽光照射的床鋪上。

上午的第二次彩排，老師臉色嚴肅的說我們戲劇的角色要改，我不知道是與阿根廷和卡羅萊納沒來有關係，還是怕我又忘記了台詞，只知道我改演不用說話的大樹。照理說不演兔子應該會讓我開心，可是不知怎麼搞的，心裡就是快樂不起來，尤其是在聞到空氣中有股不安全的味道後。

彩排完的自然課，自然老師幫我找到了其中一個原因 - 喬治離開這個世界了。他被發現的時候是靜靜的、孤獨的閉眼趴著，這同時代表加拉巴哥象龜的族群中，平塔島亞種徹底從這個地球上消失。聽到的當下我的四周瞬間變成一片黑，然後它朝身體裡不斷的縮小再縮小，直到把我的淚緊緊壓在心底，不讓它從眼睛裡溜出去。沒辦法哭，我只好把放在桌底下的雙手用力搓揉，接著狠扯手指，然後用手臂猛磨我的大腿，再用一隻鞋子踏踩另外一隻鞋子，努力把我剛剛聽到的消息擰出身體，我只能這樣，沒有其他的辦法，直到老師來自然教室帶我離開。

我以為我們會去三樓的教室，或是二樓我常去的輔導室，結果都不對，目的地是一樓大家都害怕進去的校長室，我開始發抖。

校長室只有一個出入口，進去後就會看見校長的辦公桌椅在正前方，後面是一排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頭紅土跑道圍繞橢圓形草坪的操場。左邊是一整面塞滿獎杯和書本的玻璃櫃子，右邊則是四張圍著黑色矮桌的長型藍色皮製沙發，桌面放了一組泡茶的用具。

老師帶我進去時裡面坐滿了人，校長在面向門口的那方，左右兩邊是訓導主任和輔導老師，校長的右手邊是卡羅萊納和一位叔叔，而左手邊是阿根廷和一個阿姨，而校長對面的居然是瑪麗修女。

阿根廷的右眼睛腫成紫紅色，左邊的臉頰有好幾道殷紅長痕，耳朵蓋了一片白色紗布。卡羅萊納則是頭頂繃了一圈紗布，右手則掛在從脖子上垂下來的三角形白布裡。

當老師把我帶過去時，除了他們兩個之外，大人都往我這邊看。校長、主任和輔導老師的表情是黑色磁鐵，那位叔叔和阿姨則是紅色，至於瑪麗修女是綠色，這大概就是今天早上空氣裡充滿不安的第二個原因。

「小嘉，不要害怕，來我這裡坐」瑪麗修女輕拍她旁邊的空位說。就坐後她把我攬到身旁，用溫柔的語調在我耳邊悄悄地說：「等等校長會問你問題，如果你不想說話就用點頭和搖頭的方式回答問題，好嗎？」我點了點頭。瑪麗修女接著轉頭對兩側的叔叔和阿姨說：「我們小嘉是個善良的天使，不過有輕微自閉症，這點希望兩位能體諒。」

「小嘉，你可不可以告訴校長昨天兩位同學為什麼打架嗎？」

我搖了搖頭。

「可是和彥同學說你知道？」

我還是搖了搖頭。

「所以你昨天沒有跟他們兩個在一起？」

我沈默了一會兒，點了點頭然後又直搖頭。

忘了在哪場演講聽過一種說法，大意是人類的腦很厲害，對於痛苦的記憶會選擇將之遺忘，特別是在兒童期，因此多數人的童年記憶是片段呈現，而那些麼也想不起來的空白即是悲傷經歷。

我記不起校長室裡到底談了些什麼，只有一幅叔叔和阿姨彼此推擠拉扯，校長、主任和老師在旁勸阻，瑪麗修女表情緊張的畫面深深刻印著。接著我哭了，在我大喊對不起之後，而阿根廷和卡羅萊納也跟著哭了。我不知道他們兩個為什麼哭，但我是因為沒辦法回答問題而哭、為吵架而哭、為阿根廷和卡羅萊納而哭、為喬治再也不能擺脫孤獨而哭，我哭了好久好久，久到在輔導室裡抱著一只每次被找去談話時習慣兜弄的烏龜娃娃睡著。

我最後一次見到阿根廷是放學回聖恩院的路上，他從後頭輕拍我的肩膀，雖然臉上的傷沒有痊癒，但依然露出側頸龜的笑容。我們還是像以往那樣安靜的走了一段路，直到聖恩院的門口。阿根廷突然跟夢裡的喬治一樣親了我的額頭和臉頰，接著很努力的說著：「對不起，我跟和彥打架害你哭，以後再也不會了。我明天就要回馬來西亞，因為我爸媽擔心我會繼續發生打架的事情，你大概不知道，從我來到這裡總共換了三間學校，也打了三次架。」停頓了一會兒後，阿根廷像是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氣般靦腆的說：「謝謝你這段時間陪我，你是我在這裡第一個願意接近我的人，如果可以，我好希望家裡也有一個像你一樣的乖弟弟可以陪我。」阿根廷說完，我從書包裡拿出那張畫了兩隻龜的圖，先指了指阿根廷側頸龜，然後指了指他，再按著食蛇龜說「我」。

當阿根廷不斷揮動的手在夕陽即將落下的地方消失後，我跑去將小瓜抱到胸前，這次他終於肯把視線放在我的眼睛裡了。

「阿根廷回去了，卡羅萊納也離開了，喬治則回天父那裡去，小瓜你呢？會不會也想回去美國的密西西比河？其實我也好想回家，有爸爸媽媽在的家，不知道它在哪裡？」才剛對小瓜說完，一顆微微透光、帶點黏液的長橢圓形白蛋，從小瓜的尾巴滑落到我的臂彎裡。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eymo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For your safety and comfort, please remain seated with your seat belt fastened until the Captain turns off the Fasten Seat Belt sign. Please check around your seat for any personal belongings you may have brought on board with you and please use caution when opening the overhead bins, as heavy articles may have shifted around during the flight. On behalf of Avianca and the entire crew, I'd like t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on this trip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on board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Have a nice stay!」

起身，背上行李，我朝飛機艙門前進，朝自己的歸途邁出了第一步。